

欧洲男单崛起，国乒男单失冠 男乒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



王楚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

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

北京时间8月25日

凌晨，WTT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体育馆落幕。国乒在五个项目中夺得女单、女双和混双三项冠军，而男乒两项则无缘金牌，其中男单更是成为软肋——6人出战仅林诗栋一人挺过前两轮，晋级16强。尽管这是自WTT大满贯赛事设立以来国乒首次丢失男单冠军，但年仅20岁的林诗栋孤身闯入决赛实属不易。他在男单赛场面对众多欧洲强手的重重包围，身兼三项仍坚持作战，最终成功突围跻身决赛。

自雨果在今年4月澳门男子单打世界杯夺冠之后，国乒男单陷入较长时期的低迷，逐渐形成对王楚钦、林诗栋的依赖——5月多哈世乒赛和7月WTT美国大满贯均只有两人晋级四强；8月WTT横滨冠军赛四强中仅王楚钦一人，最终他在决赛不敌张本智和。本届瑞典站，外战胜率92%、对世界前十胜率超82%的王楚钦退赛，其他选手难以支撑局面，导致男单仅林诗栋一人进入16强，表现跌至低谷。

需指出的是，林诗栋本次晋级之路

男单整体低迷，世界杯后问题持续凸显

负，世界杯决赛第三局9比7领先时连续正手失误崩盘；对菲利克斯·勒布伦1胜3负，2024法国冠军赛半决赛0比4完败。

首轮赛后，日本媒体称“中国男乒陷入危机”，指出张本智和、户上隼辅等人通过技术革新，已基本适应国乒的前三板压制。而在欧洲选手云集的上半区，奥恰洛夫、西蒙·高茨等老将凭借经验和针对性战术屡屡实现逆转；以拉森福斯为代表的新生代选手，则以提速搏杀打法持续冲击国乒的传统快攻体系。

男双7站无冠，配对仍在摸索中

台北组合林昀儒/高承睿，在决胜局中成功实现逆转，大比分3比2晋级，展现出一定抗压能力。

不过，两对新组合目前的比赛样本过小，成效仍然有待实践检验。而在世界范围内，“外协”主要竞争对手已逐步确立了在本周期内的稳定组合。

相比之下，国乒在男双阵容搭配上则进入较长的调试期。本站赛事，男双拆了林诗栋/林高远的失败组合，改让林诗栋搭档黄友政，梁靖崑则带着更年轻的温瑞博玩“老带新”。尽管没能夺冠，但两队新组合颇具亮点。林诗栋/黄友政在半决赛中横扫新加坡组合郭勇/冯耀恩晋级，决赛面对中国香港的“老带新”组合黄镇廷/陈振耀，打满5局才遗憾告负。另一对组合梁靖崑/温瑞博在八强赛中面对世乒赛男双亚军、中国

反观国乒男双已连续7站国际赛事未夺冠，“冠军荒”已超过140天。上一次男双冠军还要追溯到今年2月新加坡大满贯，由林诗栋/王楚钦

夺得。此后多哈世乒赛两对组合均无缘四强，创国乒50年最差战绩；WTT美国大满贯王楚钦/梁靖崑半决赛不敌勒布伦兄弟。包括斯科普里、卢布尔雅那、萨格勒布等多站挑战赛，国乒不断尝试新组合，却始终与冠军失之交臂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重夺男乒统治力也非朝夕可成。WTT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国乒男子项目全军覆没，使问题集中暴露——当前最紧迫的，是加强对欧洲男单选手的战术研究。巴黎奥运会男单领奖台上，站在樊振东两侧的是法国菲利克斯·勒布伦和瑞典莫雷加德，这标志着男乒世界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：中、日、韩东亚对抗渐成往事，欧洲选手崛起必须引起高度重视。

花地 | A7

2025年8月26日 / 星期二
责编 吴小攀 熊安娜 / 美编 陈炜 / 校对 黄文波
E-mail:hdzp@ycwb.com

风铃响处

□邵文杰

北京的初秋，天色澄净如一方新砚，蓄着极淡的玉色。风自西北来，掠过钟楼檐角，铁马轻撞，缺一拍，恍若母亲信末的省略号。什刹海北岸，我执竹丝胎油纸伞，伞面柿漆书“无远弗届”，行楷温厚，墨中掺了夜合花汁，甜意极轻，似一句未出口的低唤。伞柄虽藏发热丝，却未撑开，今日无晴无雨，只任初秋的光斜照，将影叠作新裱本，旧墨未干，又染微凉。

除林诗栋外其余几名国乒男单选手尽管出局原因各异，但集中反映出

目前男单在面对欧洲打法时存在的问题。本站比赛，国乒男单外战成绩为8胜6负，林诗栋一人贡献了其中5场胜利。前两轮5场外战失利中，林高远在首轮以2比3不敌法国选手西蒙·高茨，决胜局9比11憾负，暴露出他正手稳定性不足、相持变线能力弱、关键分心态犹豫等问题；向鹏则以1比3负于德国老将奥恰洛夫，曾在次局9比6领先遭逆转，反映新生代选手大

赛经验仍欠缺。

次轮16强赛中，梁靖崑因腰伤运动受限，0比3爆冷负于排名第103位的比利时快攻打法选手拉森福斯，后者本场搏杀成功率近70%；陈垣宇1比3不敌韩国新星吴旼诚，首局慢热陷入被动；小将温瑞博面对雨果时心态出现波动，第4局10比5领先连丢7分，相持段得分率骤降至42%，最终1比3告负。

“花酿”二字，行楷温厚，乃母亲手迹。循香至银锭桥畔，见一舟自横。舟尾立一少女，月白立领衫，腰束绛绡，手执青箛，箛尖点水，如蜻蜓剪浪。舟首乌篷小炉煨着砂铫，粥香如雾。少女隔舟轻唤：“邵先生？老夫人前年嘱我温粥，三分苦，七分甘。”声清婉，带晨起磨豆浆的微哑。我倾首，未取粥，只道：“替我谢过厨下，老齿畏甜，留一分龙湖水便好。”粥香袅袅，与后海夜色交融，竟似母亲当年手植的老桂，在风中轻轻翻动枝叶。少女听罢，垂簷一点，小舟离岸尺许。背影渐融于灯影，如一幅被水洇湿的工笔，唯余那点绛绡，在寥中晃成朱砂。

胡同老柳的枝条似嵌温感丝，遇寒自绿，遇暖转黄。折下一缕，绕指成环，忆母亲语：“柳可再绿，人难再少。远行带着它，就当带着淮阳。”旧居院门半掩，铜环已绿。推门，海棠犹在，花期已过，枝头悬几粒红果，如未写完的诗行。触那果实，指尖沾一层薄霜粉，涼意极轻。

母亲旧居窗下，曾有一口花砖小井，沿生青苔。她在京的三十一年里，常临井梳辫，辫梢挂瓣随水波轻漾。今井已封，苔痕愈厚。将柳环轻置井盖上，似替母亲将最后一缕青丝归还尘土。苔痕间，一只蜗牛缓缓爬行，留下银亮的迹，如母亲少时簪划过发间的光。蹲身看它一寸寸爬过“花酿”罐底，似在替我丈量淮阳至京华的路。

胡同老柳的枝条似嵌温感丝，遇寒自绿，遇暖转黄。折下一缕，绕指成环，忆母亲语：“柳可再绿，人难再少。远行带着它，就当带着淮阳。”旧居院门半掩，铜环已绿。推门，海棠犹在，花期已过，枝头悬几粒红果，如未写完的诗行。触那果实，指尖沾一层薄霜粉，涼意极轻。

母亲旧居窗下，曾有一口花砖小井，沿生青苔。她在京的三十一年里，常临井梳辫，辫梢挂瓣随水波轻漾。今井已封，苔痕愈厚。将柳环轻置井盖上，似替母亲将最后一缕青丝归还尘土。苔痕间，一只蜗牛缓缓爬行，留下银亮的迹，如母亲少时簪划过发间的光。蹲身看它一寸寸爬过“花酿”罐底，似在替我丈量淮阳至京华的路。